

清醒。」

誰又能說這不正是劉紹銘先生的夫子自道呢？

J. B. Priestley 說：「小品文就是小品文家的作品。」真是一語中的，也許中國人對於「小品文家」(Essayist) 沒有什麼具體的概念，但是我可以告訴您：讀劉紹銘先生的小品要比讀他那「嘖嘖打完後仍然不快樂」的小說——「烈女」來得有趣得多，因為可以說劉紹銘先生和他的二殘，正是文如其人，不折不扣的「小品文家」。他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新儒。(林同森)

作者的影子

讀「削瘦的靈魂」·七等生著

民國六十五年十月·遠景出版社印行

有人曾武斷說，幾乎所有的文學作品，都可以捕捉到作者本人的影子。換句話說。就是作者把自己當作模特兒。但是這種作品，表達成功的例子並不多見。因為作者也和普通人一樣，要了解自己並非易事，

何況縱然了解自己的缺點，要全部表露無遺，那除了勇氣決心外，還要有對藝術的真誠。而作者一旦要描繪自己，普通不外採取兩種方式，一種是誇大自己如何如何的完美；一種是運用冷嘲熱諷的筆調，把自己批評得體無完膚。但是兩者都不夠真實。

七等生的新作「削瘦的靈魂」，便是自剖式的作品，顯然也淪患那種「誇大自己如何如何的完美」的嚴重弊病。七等生，本名劉武雄，是一個我行我素的作家，他很少去關注批評家對他的褒貶。祇要不是至解得太離譜，縱然對他有不解或誤解，他也是始終條持冷漠。他認為作品就是最好的證明和答覆。手頭就有他的「僵局」、「我愛黑眼珠」、「巨蟹集」、「放生鼠」、「離城記」、「來到小鎮的亞茲別」、「沙河悲歌」和「隱遁者」。除「沙河悲歌」或多或少有影射自己外，他作品的風格都大同小異。而他的題材，和表達方式，跟時下一般作家又大異其趣。褒者譽為中國的「卡夫卡」，而貶者又損為「小兒麻痺的文體」、「連中文寫作能力都有問題的作家」。

七等生在「削瘦的靈魂」引朗介納斯說的話：「只有藝術才能告訴我們，有一些表達方式完全是屬於

自然的。」當爲序言。「自然」也許就是七等生一再強調的「文句節奏的特徵，完全可以代表作家作品的生命。」但是「削瘦的靈魂」的七等生，並不是那麼一回事。如果七等生能够保持過去作品的水準風格，相信這部自剖式的作品，會讓人有耳目一新的異樣感覺。可惜他因憤怒而沉不住氣，使得「削瘦的靈魂」的畫面，沒有以往的潔淨，而近乎醜陋。七等生似乎永遠不會忘懷人家誇獎他的一句話：「武雄，你很有性格。」於是他一面再、再而三的重複自己如何擁有藝術家的氣質，如何不見容於「庸俗」的社會，而苛責他的老師、學校、社會和羣衆，有些污辱謾罵又都是意氣的「人身攻擊」。七等生不深思「一個教師有權教他認爲最有價值的東西給他的學生」，反而認爲現行的教育制度都是不合理，且肯定是妨礙一個藝術家成長的絆腳石。殊不知各種教育制度都有其本質和功能，就像師範教育，就有培養健全優秀的師資的本質和功能。七等生不從大處著眼，而專就一些細節挑剔、渲染，使得整部「削瘦的靈魂」幾乎都是夫子自道的文字。七等生難道不知道，一個人如果離開老師、學校、社會和羣衆，豈不就變成「隱遁者」魯道夫

那種角色？一個人除非孤芳自賞，閉封在自己編織的象牙塔，否則魯道夫那種人物是不存在的。

七等生既說「沉默代表一種最廣度的諒解。」也希望「所有人間的美名和權益都分給人們，只留下給我平靜。」爲什麼又不憚其煩，絮絮不休訴說那些無謂的牢騷，而踐踏他的才華呢？（瑩瑩）

搖滾之樂樂如何

談「熱門之圈」·陶曉清著

民國六十五年七月·書評書目社出版

搖滾樂在歐美經過二十多年以來的掙扎與成長，到了目前已茁壯得足以和承繼古典音樂傳統的現代音樂相庭抗禮，同爲廿世紀音樂的兩大主流。這一點，相信是有目共睹的事實。但是在此地，我們卻因爲擔負着音樂傳播重任的電臺主持人，多年以來不斷地以「錢櫃雜誌」及「票房雜誌」的排行來決定一首歌曲的成就或地位，因此造成了此地許多人對於搖滾樂的錯誤觀念，甚至抱著蔑視的態度。也所以在搖滾樂